

绣像水滸全传

下



【明】施耐庵 著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绣像水滸全传

下



【明】施耐庵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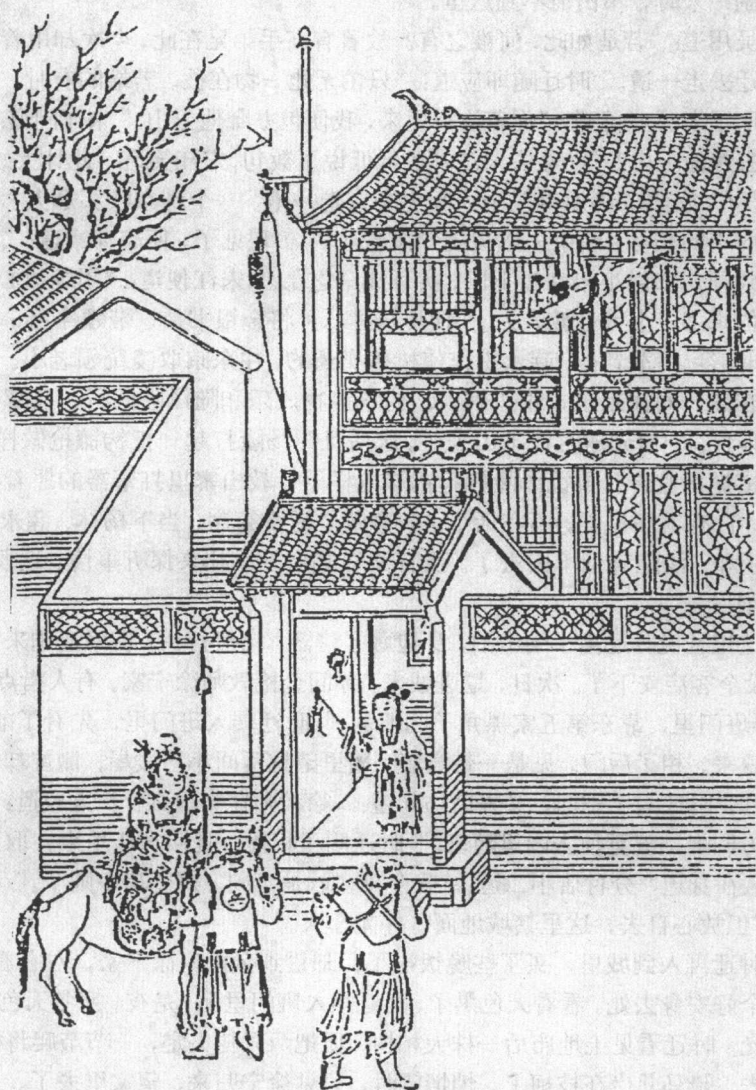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第五十五回

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

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：“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。先父因此艺上，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。欲破阵时，须用钩镰枪可破。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便可下手。汤隆虽是会打，却不会使。若要会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。会使这钩



使时迁偷甲

镰枪法，只有他一个教头，他家祖传习学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则，端的使动神出鬼没！”说言未了，林冲问道：“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？”汤隆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林冲道：“你不说起，我也忘了。这徐宁的金枪法、钩镰枪法，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在京师时，多与我相会，较量武艺，彼此相敬相爱。只是如何能够得上山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徐宁祖传一件宝贝，世上无对，乃是镇家之宝。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，多曾见来，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。这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刀剑箭矢急不能透，人都唤做赛唐猊。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，造次不肯与人看。这副甲，是他的性命。用一个皮匣子盛着，直挂在卧房中梁上。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，不由他不到这里。”

吴用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何难之有？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，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。”时迁随即应道：“只怕无此一物在彼。若端的有时，好歹定要取了来。”汤隆道：“你若盗得甲来，我便包办赚他上山。”宋江问道：“你如何去赚他上山？”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，宋江笑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

吴学究道：“再用得三个人同上东京走一遭。一个到京收买烟火、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，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。”彭玕见了，便起身禀道：“若得一人到颖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实拜成全之德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团练放心。便请二位修书，小可自教人去。”便唤杨林，可将金银书信，带领伴当，前往颖州取彭玕将军老小。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，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。李云扮作客商，同往东京，收买烟火、药料等物。乐和随汤隆同行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。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。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，却叫雷横提调监督。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，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，自有雷横提督，不在话下。大寨做个送路筵席，当下杨林、薛永、李云、乐和、汤隆辞别下山去了。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。这段话，一时难尽。

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，身边藏了暗器、诸般行头，在路迤迤来到东京，投个客店安下了。次日，趲进城来，寻问金枪教师徐宁家。有人指点道：“人得班门里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。”时迁转入班门里，先看了前门，次后趲来，相了后门。见是一带高墙，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，侧首却是一根戢柱。时迁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问道：“徐教师在家里么？”人应道：“直到晚方归来，五更便去内里随班。”时迁叫了相扰，且回客店里来，取了行头，藏在身边，分付店小二道：“我今夜多敢是不归，照管房中则个。”小二道：“但放心自去，这里禁城地面，并无小人。”

时迁再入到城里，买了些晚饭吃了，却趲到金枪班徐宁家，左右看时，没一个好安身去处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时迁拽入班门里面。是夜，寒冬天色，却无月光。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，便把两只腿夹定，一节一节爬将树头顶上去，骑马儿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时，只见徐宁归来，望家里去了。只见班里两个人提出灯笼出来关门，把一把锁锁了，各自归家去了。早听得谯楼

禁鼓，却转初更。云寒星斗无光，露散霜花渐白。只见班里静悄悄地，却从树上溜将下来，逡到徐宁后门边，从墙上下来，不费半点气力，爬将过去。看里面时，却是个小小院子。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，见厨房下灯明，两个丫嬛兀自收拾未了。时迁却从戗柱上盘到膊风板边，伏做一块儿。张那楼上时，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，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。时迁看那卧房里时，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。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、一口腰刀，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。徐宁口里叫道：“梅香，你来与我折了衣服。”下面一个丫嬛上来，就侧首春台上，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，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，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，一个护项彩色锦帕，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，另用一个小黄帕儿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，共放在包袱内，把来安在烘笼上。时迁都看在眼里。

约至二更以后，徐宁收拾上床。娘子问道：“明日随直也不？”徐宁道：“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，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”娘子听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“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，你们四更起来烧汤，安排点心。”时迁自付道：“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，便是盛甲在里面。我若赶半夜下手便好，倘若闹将起来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误了大事？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。”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。两个丫嬛在房门外打铺。房里桌上，却点着碗灯。那五个人都睡着了。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鼾鼾打呵。时迁溜下来，去身边取个芦管儿，就窗棂眼里只一吹，把那碗灯早吹灭了。

看看伏到四更左侧，徐宁起来，便唤丫嬛起来烧汤。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，看房里没了灯，叫道：“阿呀，今夜却没了灯！”徐宁道：“你不去后面讨灯，等几时！”那个梅香开楼门，下胡梯响。时迁听得，却从柱上只一溜，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。听得丫嬛正开后门出来，便去开墙门，时迁却潜入厨房里，贴身在厨桌下。梅香讨了灯火入来，又去关门，却来灶前烧火。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。多时汤滚，捧面汤上去，徐宁洗漱了，叫烫些热酒上来。丫嬛安排肉食炊饼上去。徐宁吃罢，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。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，背着包袱，拿了金枪出门。两个梅香点着灯，送徐宁出去。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，便上楼去，从榻子边直逡到梁上，却把身躯伏了。

两个丫嬛又关闭了门户，吹灭了灯火，上楼来，脱了衣裳，倒头便睡。

时迁听得两个梅香睡着了，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，那灯又早灭了。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。正要下来，徐宁的娘子觉来，听得响，叫梅香道：“梁上甚么响？”时迁做老鼠叫。丫嬛道：“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这般响。”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，溜将下来。悄悄地开了楼门，款款地背着皮匣，下得胡梯，从里面直开到外门。来到班门口，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，四室便开了锁。时迁得了皮匣，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，一口气奔出城外。

到客店门前，此时天色未晓。敲开店门，去房里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担儿挑了，计算还了房钱，出离店肆，投东便走。行到四十里外，方才去食店

里打火做些饭吃。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。时迁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见时迁已得了物，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将甲投山寨去，你与汤隆慢慢地来。”时迁打开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，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门，作起神行法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，吃了饭食，还了打火钱，挑上担儿，出店门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见汤隆，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。汤隆道：“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。但过路上酒店、饭店、客店，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，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，客店之中，就便安歇，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。离此间一程外等我。”时迁依计去了。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，却投东京城里来。

且说徐宁家里，天明两个丫嬛起来，只见楼门也开了，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。慌忙家里看时，一应物件都有。两个丫嬛上楼来，对娘子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，门户都开了，却不曾失了物件。”娘子便道：“五更里听得梁上响，你说是老鼠厮打，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事么？”两个丫嬛看了，只叫得苦：“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！”那娘子听了，慌忙起来，道：“快央人去龙符宫里，报与官人知道，教他早来跟寻！”丫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。连央了三四替人，都回来说道：“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，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，谁人能够入去？直须等他自归。”徐宁娘子并两个丫嬛如热釜上蚂蚁，走投无路，不茶不饭，慌做一团。

徐宁直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卸了衣袍服色，着当直的背了，将着金枪，慢慢家来。到得班门口，邻舍说道：“娘子在家失盗，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。”徐宁吃了一惊，慌忙走到家里。两个丫嬛迎门道：“官人五更出去，却被贼人闪将入来，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。”徐宁听罢，只叫那连声的苦，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。娘子道：“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！”徐宁道：“别的都不打紧，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，不曾有失。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，我不曾舍得卖与他，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，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只推没了。今次声张起来，枉惹他人耻笑，今却失去，如之奈何！”徐宁一夜睡不着，思量道：“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？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。”娘子想道：“敢是夜来灭了灯时，那贼已躲在家里了？必然是有人爱你的，将钱问你买不得，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，别作商议，且不要打草惊蛇。”徐宁听了，到天明起来，坐在家中纳闷。

早饭时分，只听得有人扣门。当直的出去问了名姓，入来报道：“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，特来拜望。”徐宁听罢，教请进客位里相见。汤隆见了徐宁，纳头拜下，说道：“哥哥一向安乐？”徐宁答道：“闻知舅舅归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羁绊，二乃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吊问。并不知兄弟信息，一向正在何处？今次自何而来？”汤隆道：“言之不尽。自从父亲亡故之后，时乖运蹇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从山东径来京师，探望兄长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少坐。”便叫

安排酒食相待。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重二十两，送与徐宁，说道：“先父临终之日，留下这些东西，教寄与哥哥做遗念。为因无心腹之人，不曾捎来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感承舅舅如此挂念。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，怎地报答！”汤隆道：“哥哥，休恁地说。先父在日之时，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，只恨山遥水远，不能够相见一面，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。”徐宁谢了汤隆，交收过了，且安排酒来管待。

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，徐宁只是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汤隆起身道：“哥哥，如何尊颜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。”徐宁叹口气道：“兄弟不知，一言难尽，夜来家间被盗。”汤隆道：“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？”徐宁道：“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，又唤做赛唐猊。昨夜失了这件东西，以此心下不乐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见来，端的无比，先父常常称赞不尽。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？”徐宁道：“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，拴缚在卧房中梁上。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。”汤隆问道：“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？”徐宁道：“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，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”汤隆失惊道：“红羊皮匣子？”问道：“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，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那里见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，在一个村店里沽酒吃，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。我见了，心中也自暗忖道：‘这个皮匣子，却是盛甚么东西的？’临出门时，我问道：‘你这皮匣子作何用？’那汉子应道：‘原是盛甲的，如今胡乱放些衣服。’必是这个人了。我见那厮却似闪肭了腿的，一步步挑着了走。何不我们追赶他去？”徐宁道：“若是赶得着时，却不是天赐其便！”汤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要担阁，便赶去罢。”

徐宁听了，急急换上麻鞋，带了腰刀，提条朴刀，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，拽开脚步，迤迤赶来。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，汤隆道：“我们且吃碗酒了赶，就这里问一声。”汤隆入得门坐下，便问道：“主人家，借问一声，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，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，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，一似腿上吃跌了的，一步一挪走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你听，却何如？”徐宁听了，做声不得。两个连忙还了酒钱，出门便去。前面又见一个客店，壁上有那白圈。汤隆立住了脚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走不动了，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，明日早去赶。”徐宁道：“我却是官身，倘或点名不到，官司必然见责，如之奈何？”汤隆道：“这个不用兄长忧心，嫂嫂必自推个事故。”当晚又在客里问时，店小二答道：“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，在我店里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，方才去了，口里只问山东路程。”汤隆道：“恁地，可以赶了。”当夜两个歇了，次日起个四更，离了客店，又迤迤赶来。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，便做买酒买食，吃了问路，处处皆说得一般。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。

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见前面一所古庙，庙前树下，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。汤隆看见，叫道：“好了！前面树下那个，不是哥哥盛甲的红羊皮匣

子？”徐宁见了，抢向前来，一把揪住了时迁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！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！”时迁道：“住，住，不要叫！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，你如今却要怎地？”徐宁喝道：“畜生无礼，倒问我要怎的！”时迁道：“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？”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，里面却是空的。徐宁道：“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？”时迁道：“你听我说。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。本州有个财主，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，不肯货卖，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，两人来你家偷盗，许俺们一万贯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，闪了腿，因此走不动，先教李三拿了甲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耍奈何我时，便到官司，就拚死我也不招！若还肯饶我时，我和你去讨来还你。”徐宁踌躇了半晌，决断不下。汤隆便道：“哥哥，不怕他飞了去！只和他去讨甲！若无甲时，须有本处官司告理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也说得是。”三个厮赶着，又投客店里来歇了。徐宁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。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，只做闪了腿的。徐宁见他又走不动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三个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再行。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。又行了一日。

次日，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，不知毕竟有甲也无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路傍边三四个头口，拽出一辆空车子，背后一个人驾车，傍边一个客人，看着汤隆，纳头便拜。汤隆问道：“兄弟，因何到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郑州做了买卖，要回泰安州去。”汤隆道：“最好。我三个要搭车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”那人道：“莫说三个上车，再多些也不计较。”汤隆大喜，叫与徐宁相见。徐宁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汤隆答道：“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，结识得这个兄弟，姓李名荣，是个有义气的人。”徐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张一又走不动，都上车子坐地。”只叫车客驾车子行。四人坐在车子上，徐宁问道：“张一，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。”时迁推托再三，说道：“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”徐宁却问李荣道：“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？”李荣答道：“我那本州郭大官人，是个上户财主，专好结识官宦来往，门下养着多少闲人。”徐宁听罢，心中想道：“既有主坐，必不得事。”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，唱几个曲儿，不觉又过了一日。

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，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，买些肉来，就车子上吃三杯。李荣把一个瓢来，先倾一瓢来劝徐宁，徐宁一饮而尽。李荣再叫倾酒，车客假做手脱，把这一葫芦酒，都翻在地下。李荣叫车客再去沽些，只见徐宁口角流涎，扑地倒在车子上。李荣是谁？便是铁叫子乐和。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，赶着车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滩上岸。

宋江已有人报知，和众头领下山接着徐宁。此时麻药已醒，众人又用解药解了。徐宁开眼见了众人，吃了一惊，便问汤隆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？”汤隆道：“哥哥听我说，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，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，投托大寨入伙。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

阵，无计可破。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，只除是哥哥会使。由此定这条计，使时迁先来偷了你的甲，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，后使乐和假做李荣，过山时，下了蒙汗药，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。”徐宁道：“都是兄弟送了我！”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：“见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竭力报国，非敢贪财好杀，行不仁不义之事。万望观察怜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：“小弟亦在此间，兄长休要推却。”徐宁道：“汤隆兄弟，你却赚我到此，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！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观察放心，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。”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，安排筵席作庆。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，学使钩镰枪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，搬取徐宁老小。

旬日之间，杨林自颖州取到彭圯老小，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，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。更过数日，戴宗、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。徐宁见了妻子到来，吃了一惊，问是如何便得到这里。妻子答道：“自你转背，官司点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银首饰，只推道患病在床，因此不来叫唤。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，说道：‘甲便夺得来了，哥哥只是于路染病，将次死在客店里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。’把我赚上车子，我又不知路径，迤迤来到这里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好却好了，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。”汤隆笑道：“好教哥哥欢喜，打发嫂嫂上车之后，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，诱了这两个丫嬛，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，做一担儿挑在这里。”徐宁道：“恁地时，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。”汤隆道：“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，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，我把哥哥雁翎甲穿了，搽画了脸，说哥哥名姓，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。这早晚，东京已自遍行文书，捉拿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浅！”晁盖、宋江都来陪话道：“若不是如此，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？”随即拨定房屋，与徐宁安顿老小。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。

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，宋江、吴用等启请徐宁，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。徐宁道：“小弟今当尽情剖露，训练众军头目，拣选身材长壮之士。”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，说那个钩镰枪法，有分教：

三千甲马登时破，一个英雄指日降。

毕竟金枪徐宁怎的敷演钩镰枪法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五十六 回

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

话说晁盖、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与众头领，就聚义厅上，启请徐宁教使钩镰枪法。众人看徐宁时，果是一表好人物，六尺五六长身体，团团的一个白脸，三牙细黑髭髯，十分腰围膀阔。选军已罢，便下聚义厅来，拿起一把钩镰枪，自使一回。众人见了喝采。徐宁便教众军道：“但凡马上使这般军



大破连环马

器，就腰胯里做步上来，上中七路，三钩四拨，一搦一分，共使九个变法。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，亦最得用，先使八步四拨，荡开门户，十二步一变，十六步大转身，分钩镰搦缴，二十四步那上攢下，钩东拨西，三十六步浑身盖护，夺硬斗强。此是钩镰枪正法。有诗诀为证：四拨三钩通七路，共分九变合神机。二十四步那前后，一十六翻大转围。”徐宁将正法一路路敷演，教众头领看。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，都喜欢。就当日为始，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，晓夜习学。又教步军藏林伏草，钩蹄拽腿，下面三路暗法。不到半月之间，教成山寨五七百人。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，准备破敌。

却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玘、凌振，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战。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，水底钉了暗桩。呼延灼虽是在山西、山北两路出哨，决不能够到山寨边。梁山泊却叫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，克日定时下山对敌。学使钩镰枪军士已都成熟，宋江道：“不才浅见，未知合众位心意否？”吴用道：“愿闻其略。”宋江道：“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，众头领都是步战。孙吴兵法，却利于山林沮泽。今将步军下山，分作十队诱敌，但见军马冲掩将来，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。却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，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，间着十个挠钩手。但见马到，一搅钩翻，便把挠钩搭将人去捉了。平川窄路，也如此埋伏。此法如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正应如此藏兵捉将。”徐宁道：“钩镰枪并挠钩，正是此法。”

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，刘唐、杜迁引一队，穆弘、穆春引一队，杨雄、陶宗旺引一队，朱仝、邓飞引一队，解珍、解宝引一队，邹渊、邹润引一队，一丈青、王矮虎引一队，薛永、马麟引一队，燕顺、郑天寿引一队，杨林、李云引一队。这十队步军，先行下山诱引敌军。再差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、童威、童猛、孟康九个水军头领，乘驾战船接应。再叫花荣、秦明、李应、柴进、孙立、欧鹏六个头领，乘马引军，只在山边搦战。凌振、杜兴专放号炮。却叫徐宁、汤隆总行招引使钩镰枪军士。中军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戴宗、吕方、郭盛总制军马，指挥号令。其余头领俱各守寨。宋江分拨已定，是夜三更，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，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。四更，却渡十队步军过去。凌振、杜兴载过风火炮架，上高埠去处，竖起炮架，阁上火炮。徐宁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。平明时分，宋江守中军人马隔水擂鼓，呐喊摇旗。

呼延灼正立中军帐内，听得探子报知，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，随即锁上连环甲马。呼延灼全身披挂，骑了踢雪乌骓马，仗着双鞭，大驱军马，杀奔梁山泊来。隔水望见宋江引着许多人马，呼延灼教摆开马军。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：“正南上一队步军，不知多少的。”呼延灼道：“休问他多少，只顾把连环马冲将去！”韩滔引着五百马军，飞哨出去。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，却欲分兵去哨，只见西南上又有一队旗号，招贴呐喊。韩滔再引军回来，对呼延灼道：“南边三队贼兵，都是梁山泊旗号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，必有计策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。呼延灼

骂道：“这炮必是凌振从贼，教他施放！”众人平南一望，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。呼延灼对韩滔道：“此必是贼人奸计。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，我去杀北边人马，你去杀南边人马。”正欲分兵之际，只见西边又是四队人马起来，呼延灼心慌。又听得正北上连珠炮响，一带直接到土坡上。那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，名为子母炮，响处风威大作。呼延灼军兵不战自乱，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冲突。

这十队步军，东赶东走，西赶西走。呼延灼看了大怒，引兵望北冲将来。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。呼延灼大驱连环马，卷地而来。那甲马一齐跑发，收勒不住，尽望败苇折芦之中、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。只听里面胡哨响处，钩镰枪一齐举手，先钩倒两边马脚，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。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，芦苇中只顾缚人。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，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。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。这边那边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步军追赶着。韩滔、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，乱滚滚都擷入荒草芦苇之中，尽被捉了。二人情知中了计策，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夺路奔走时，更兼那几条路上，麻林般摆着梁山泊旗号，不敢投那几条路走，一直便望西北上来。

行不到五六里路，早拥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，一个是没遮拦穆弘，一个是小遮拦穆春。捻两条朴刀，大喝道：“败将休走！”呼延灼忿怒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穆弘、穆春。略斗四五合，穆春便走。呼延灼只怕中了计，不来追赶，望正北大路而走。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，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蝎解宝。各挺钢叉，直奔前来。呼延灼舞起双鞭，来战两个。斗不到五七合，解珍、解宝拔步便走。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，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，着地卷将来。呼延灼无心恋战，拨转马头，望东北上大路便走。又撞着王矮虎、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。呼延灼见路径不平，四下兼有荆棘遮拦，拍马舞鞭，杀开条路直冲过去。王矮虎、一丈青赶了一直，赶不上，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。杀得大败亏输，雨零星乱。

宋江鸣金收军回山，各请功赏。三千连环甲马，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，伤损了马蹄，剥去皮甲，把来做菜马，二停多好马，牵上山去，喂养作坐马。带甲军士，都被生擒上山。五千步军，被三面围得紧急，有望中军躲的，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，望水边逃命的，尽被水军头领围裹上船去，拽过滩头，拘捉上山。先前被拿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，尽行复夺回寨。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，水边泊内搭盖小寨。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，仍前着孙新、顾大嫂、石勇、时迁两处开店。

刘唐、杜迁拿得韩滔，把来绑缚，解到山寨。宋江见了，亲解其缚，请上厅来，以礼陪话，相待筵宴，令彭玘、凌振说他入伙。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，自然意气相投，就梁山泊做了头领。宋江便教修书，使人往陈州搬取韩滔老小，来山寨中完聚。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，又得了许多军马、衣甲、盔刀，每日做筵席庆喜。仍旧调拨各路守把，堤防官兵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，不敢回京，独自一个骑着那匹踢雪乌骓马，把衣甲拴在马上，于路逃难。却无盘缠，解下束腰金带，卖来盘缠。在路寻思道：“不想今日闪得我如此，却是去投谁好？”猛然想起：“青州慕容知府旧与我有一面相识，何不去那里投奔他？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，那时再引军来报仇未迟。”

在路行了二日，当晚又饥又渴。见路傍一个村酒店，呼延灼下马，把马拴在门前树上，入来店内，把鞭子放在桌上，坐下了，叫酒保取酒肉来吃。酒保道：“小人这里只卖酒。要肉时，村里却才杀羊，若要，小人去回买。”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，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，把与酒保道：“你可回一脚羊肉与我煮了，就对付草料喂养我这匹马。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，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。”酒保道：“官人，此间宿不妨，只是没好床帐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是出军的人，但有歇处便罢。”酒保拿了银子，自去买羊肉。呼延灼把马背上梢的衣甲取将下来，松了肚带。坐在门前等了半晌，只见酒保提一脚羊肉归来。呼延灼便叫煮了，回三斤面来打饼，打两角酒来。酒保一面煮肉打饼，一面烧脚汤与呼延灼洗了脚，便把马牵放屋后小屋下。酒保一面切草煮料，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。少刻肉熟，呼延灼叫酒保，也与他些酒肉吃了，分付道：“我是朝廷军官，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，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。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四匹马——是今上御赐的，名为踢雪乌骓马。明日我重重赏你。”酒保道：“感承相公。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。离此间不远有座山，唤做桃花山。山上有一伙强人，为头的是‘打虎将’李忠，第二个是‘小霸王’周通，聚集着五七百小喽啰，打家劫舍，时常来搅恼村坊。官司累次着仰捕盗官军来收捕他不得。相公夜间须用小心醒睡。”呼延灼说道：“我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便道那厮们全伙都来，也待怎生！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四匹马。”吃了一回酒肉饼子，酒保就店里打了一铺，安排呼延灼睡了。

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，二乃又多了几杯酒，就和衣而卧，一觉直睡到三更方醒。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。呼延灼听得，连忙跳将起来，提了双鞭，走去屋后问道：“你如何叫屈？”酒保道：“小人起来上草，只见篱笆推翻，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。远远地望见三四里火把尚明，一定是那里去了！”呼延灼道：“那里正是何处？”酒保道：“眼见得那条路上，正是桃花山小喽啰偷得去了！”呼延灼吃了一惊，便叫酒保引路，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。火把看看不见，正不知投那里去了。呼延灼说道：“若无了御赐的马，却怎的是好！”酒保道：“相公明日须去州里告了，差官军来剿捕，方才能够这四匹马。”

呼延灼闷闷不已，坐到天明，叫酒保挑了衣甲，径投青州。来到城里时，天色已晚了，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晓，径到府堂阶下，参拜了慕容知府。知府大惊，问道：“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，如何却到此间？”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。慕容知府听了道：“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，此非慢功之罪。中了贼人奸计，亦无奈何。下官所辖地面，多被草寇侵害。将军

到此，可先扫清桃花山，夺取那匹御赐的马。却连那二龙山、白虎山两处强人，一发剿捕了时，下官自当一力保奏，再教将军引兵复仇如何？”呼延灼再拜道：“深谢恩相主监。若蒙如此，誓当效死报德！”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歇，一面更衣宿食。那挑甲酒保，自叫他回去了。一住三日，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，又来禀复知府，便教点军。慕容知府便点马步军二千，借与呼延灼，又与了一匹青鬃马。呼延灼谢了恩相，披挂上马，带领军兵前来夺马，径往桃花山进发。

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，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，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。当日有伏路小喽啰报道：“青州军马来也！”小霸王周通起身道：“哥哥守寨，兄弟去退官军。”便点起一百小喽啰，绰枪上马，下山来迎敌官军。却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马来到了山前，摆开阵势。呼延灼出马，厉声高叫：“强贼早来受缚！”小霸王周通将小喽啰一字摆开，便挺枪出马。呼延灼见了，便纵马向前来战。周通也跃马来迎。二马相交，斗不到六七合，周通气力不加，拨转马头，往山上便走。呼延灼赶了一直，怕有计策，急下山来札往寨栅，等候再战。却说周通回寨，见了李忠，诉说：“呼延灼武艺高强，遮拦不住，只得且退上山。倘或他赶到寨前来，如之奈何？”李忠道：“我算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彼，多有人伴，更兼有个甚么青面兽杨志，又新有个行者武松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不如写一封书，使小喽啰去那里求救。若解得危难，拚得投托他大寨，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。”周通道：“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。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，不肯来救。”李忠笑道：“不然！他是个直性的好人，使人到彼，必然亲引军来救我。”周通道：“哥哥也说得是。”就写了一封书，差两个了事的小喽啰，从后山滚将下去，取路投二龙山来。行了两日，早到山下。那里小喽啰问了备细来情。

且说宝珠寺里大殿上，坐着三个头领，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二是青面兽杨志，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。前面山门下，坐着四个小头领。一个是金眼彪施恩，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，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，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，以此连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。后来父母俱亡，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，连夜投奔入伙。一个是操刀鬼曹正，原是同鲁智深、杨志收夺宝珠寺，杀了邓龙，后来入伙。一个是菜园子张青，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，夫妻两个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，因鲁智深、武松连连寄书招他，亦来投奔入伙。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，先来问了详细，直上殿去，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。智深便道：“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，到一个桃花村投宿，好生打了那撮鸟一顿。那厮却为认得洒家，倒请上山去吃了一日酒，结识洒家为兄，却便留俺做个寨主。俺见这厮们慳吝，被俺偷了若干金银酒器撒开他。如今却来求救。且放那小喽啰上来，看他说甚么。”曹正去不多时，把那小喽啰引到殿下，唱了喏，说道：“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征进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。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、二龙山、白虎山几座山寨，却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仇。俺的头领，今欲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，

明朝无事了时，情愿来纳进奉。”杨志道：“俺们各守山寨，保护山头，本不去救应的是。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，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，便小觑了洒家这里。可留下张青、孙二娘、施恩、曹正看守寨栅，俺三个亲自走一遭。”随即点起五百小喽啰，六十余骑军马，各带了衣甲军器，径往桃花山来。

却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，自引了三百小喽啰下山策应。呼延灼闻知，急领所部军马拦路列阵，舞鞭出马，来与李忠相持。原来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，家中祖传，靠使枪棒为生。人见他身材壮健，因此呼他做打虎将。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，却如何敌得呼延灼过？斗了十合之上，见不是头，拨开军器便走。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，纵马赶上山来。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看见，便飞下鹅卵石来。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。只见官军迭头呐喊，呼延灼便问道：“为何呐喊？”后军答道：“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！”

呼延灼听了，便来后军队里看时，见尘头起处，当头一个胖大和尚，骑一匹白马，正是花和尚鲁智深，在马上大喝道：“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，敢来俺这里唬吓人！”呼延灼道：“先杀你这个秃驴，豁我心中怒气！”鲁智深轮动铁禅杖，呼延灼舞起双鞭，二马相交，两边呐喊。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暗暗喝采道：“这个和尚倒恁地了得！”两边鸣金，各自收军暂歇。呼延灼少停，却耐不得，再纵马出阵，大叫：“贼和尚！再出来！与你定个输赢，见个胜败！”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，杨志叫道：“大哥少歇，看洒家去捉这厮！”舞刀出马，来与呼延灼交锋。两个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又暗暗喝采道：“怎的那里走出这两个来！恁地了得，不是绿林中手段！”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，跑回本阵。呼延灼也勒转马头，不来追赶。两边各自收军。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：“俺们初到此处，不宜逼近下寨，且退二十里，明日却再来厮杀。”带领小喽啰，自过附近山冈下寨去了。

却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，心内想道：“指望到此，势如破竹，便拿了这伙草寇，怎知却又逢着这般对手！我直如此命薄！”正没摆布处，只见慕容知府使人来唤道：“叫将军且领兵回来保守城中。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、孔亮引人马来青州劫牢。怕府库有失，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。”呼延灼听了，就这机会，带领军马，连夜回青州去了。

次日，鲁智深与杨志、武松又引了小喽啰摇旗呐喊，直到山下来看时，一个军马也无了，倒吃了一惊。山上李忠、周通，引入下来，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，杀牛宰马，筵席相待，一面使人下山探听前路消息。

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，却见了一彪军马，正来到城边。为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儿子毛头星孔明、独火星孔亮。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，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，聚集起五七百人，占住白虎山，打家劫舍。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下，监在牢里，孔明、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啰来打青州，要救叔叔出去。正迎着呼延灼军马，两边拥着，敌住厮杀。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。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，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，

直取呼延灼。两马相交，斗到二十余合。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显本事，又值孔明武艺低微，只办得架隔遮拦，斗到间深里，被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。孔明只得引了小喽啰便走。慕容知府在敌楼上指着，叫呼延灼引兵去赶。官兵一掩，活捉得百十余人。孔明大败，四散奔走，至晚寻个古庙安歇。

却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，解入城中来，见慕容知府。知府大喜，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，和孔宾一处监收。一面赏劳三军，一面管待呼延灼，备问桃花山消息。呼延灼道：“本待是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，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。数内一个和尚，一个青脸大汉，二次交锋，各无胜败。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，不是绿林中手段，因此未曾拿得。”慕容知府道：“这个和尚，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，今次落发为僧，唤做花和尚鲁智深。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，唤做青面兽杨志。再有一个行者，唤做武松，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。这三个占住了二龙山，打家劫舍，累次拒敌官军，杀了三五个捕盗官，直至如今，未曾捉得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，原来却是杨制使、鲁提辖，真名不虚传！恩相放心。呼延灼今日在此，少不得一个个活捉了解官！”知府大喜，设筵管待已了，且请客房内歇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孔亮引了败残人马，正行之间，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一筹好汉，便是行者武松。孔亮慌忙滚鞍下马，便拜道：“壮士无恙！”武松连忙答应，扶起问道：“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，几次要来拜望，一者不得下山，二乃路途不顺，以此难得相见。今日何事到此？”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，告诉了一遍。武松道：“足下休慌。我有六七个弟兄，见在二龙山聚义。今为桃花山李忠、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，来我山寨求救，鲁、杨二头领引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。两个厮并了一日，不知何故，呼延灼忽然夜间去了。桃花山留我弟兄三人筵宴，把这踢雪马送与我们。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，他二位随后便到。我叫他去打青州，救你叔、兄如何？”孔亮拜谢武松。

等了半晌，只见鲁智深、杨志两个并马都到。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，备说：“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，多有相扰。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，聚集三山人马，攻打青州，杀了慕容知府，擒获呼延灼，各取府库钱粮，以供山寨之用，如何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也是这般思想。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，叫李忠、周通引孩儿们来，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。”杨志便道：“青州城池坚固，人马强壮，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，不是俺自灭威风，若要攻打青州时，只除非依我一言，指日可得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愿闻其略。”那杨志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

青州百姓，家家瓦裂烟飞；

水浒英雄，个个磨拳擦掌。

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

话说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、杨志，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，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。杨志道：“若要打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，方可得济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，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。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，都并做一处，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



独劫华州桥